

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

寻常烟火 皆是温柔修行

□何红意 文/摄



热爱田园劳作的母亲

清晨6点，天色微熹，晨雾轻轻笼罩着静谧的村庄。清脆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，是母亲打来的。彼时我刚起床，脸上的水渍还未拭干，便匆忙接起电话。

“红意，在你家菜地里拔草了。你之前说打算种白菜，要种多少？你有空就过来看看……”母亲的声音清亮踏实，带着晨起劳作的元气，在电话那头细细叮嘱。

母亲今年80高寿，为了安享清静自在的晚年，随心择居田园，特意搬到离我家仅步行3分钟的独门独院小屋。她偏爱泥土芬芳、四时耕作的慢生活，不愿闲坐度日，依旧守着烟火、躬守田园。清晨本是我锻炼身体、整理行装、准备上班的忙碌时段，接到电话虽有些仓促，我却没有半分不耐，只柔声应着：“好的妈，我马上过去。”

匆匆洗漱完毕，我快步走向地头。几分钟的短途路程，清风拂面，带着晨间草木与泥土的清新。抵达菜园时，我看见母亲已劳作许久，整片菜垄打理得整齐洁净，地面均匀撒好生石灰，提前杀菌养地，静待秋播。

见我赶来，母亲直起身，双手沾着温润的泥土，认真与我规划耕种布局：“去年白菜种在东侧，今年换去西侧，轮换地块不犯熟地，菜不容易生病，长势更旺。”

八旬老人，依旧深谙农时、通晓农事，事事为我考虑周全。我笑着应允，满心信任：“都听您的，种地您是行家，种多少、怎么排布，您全权做主就好。”

母亲听罢眉眼舒展，满心欢喜地定下规划：地里栽种五十株白菜，剩余空地悉数播种萝卜、青菜。秋冬时节的满园青翠，早已在她心底悄然成型。

其实耕种布局、栽种数量，一通电话便能交代清晰。母亲早早下地，又特

意唤我前来，从不是为了交代工作，只是老人最朴素的心意。她眷恋田园烟火，也眷恋儿女陪伴，只想让我看见她晨起辛劳的模样，只想借着农事，与我多几句闲谈，在力所能及的付出里，寻得一份被需要的温暖。

我懂得这份老人心，始终带着包容与赞许的心境，认真倾听、真诚肯定。让耄耋之年的母亲，在热爱的田园劳作中，收获踏实的成就感与安稳的幸福。这份温柔的相处智慧，我也同样赠予82岁的婆婆。

婆婆性情开朗热忱，最爱市井热闹、人间烟火。每日清晨，她都会相约邻里老友，结伴逛遍菜市场。常年穿梭市井，让她练就一身扎实的生活本事，哪家摊主淳朴实在，哪家商贩精明计较，何时鱼虾肥美，何种果蔬鲜嫩，她都了然于心。

八月秋风起，正值螃蟹上市的佳季，挑蟹更是婆婆的独门绝活。那些看似活力微弱、被旁人舍弃的螃蟹，经她慧眼辨识，总能挑出膏满黄肥、肉质坚实的佳品。归家即刻烹烤，鲜香漫溢满屋，肥美口感丝毫不输市集上等货。

暮色四合，阖家围坐餐桌，灯火温柔可亲。婆婆一边细细剥蟹，一边兴致勃勃分享挑蟹、砍价、选食材的生活经验。她娓娓道来、神采飞扬，眉眼间尽是自得与欢喜，像一位深谙生活真谛的老师傅，热忱分享着自己的生活阅历。

每一次，我都静静聆听、由衷夸赞，肯定她的生活智慧与持家本领。几句真诚的认可，便让餐桌氛围温柔和睦、笑语盈盈。心境愉悦的婆婆，餐后总会脚步轻快地主动收拾碗筷，利落勤快、温柔暖心。

人到中年，终是读懂了生活最深的修行。

80岁的母亲，主动奔赴田园，以耕耘养心，以烟火安度晚年；82岁的婆婆，热爱市井烟火，以热忱度日，以热爱温暖家人。两位高龄老人，各有偏爱，各有坚守，把平凡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

而我最深的孝顺，从来不是物质的堆砌，而是懂得倾听、懂得认可、懂得成全老人的小骄傲。温柔善待身边人，珍惜眼前烟火，便是人间最安稳的幸福。

剪脚趾甲

□李海州

这件事我谋划了不下三次。前年暑期回老家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——带父母去足浴店剪脚趾甲，一人百来块，他们准会骂我糟蹋钱。去年我壮着胆子提了，父亲头也没抬，丢过来一句：“这些小事还用你操心？”我闭了嘴。今年春节临走时，我特地嘱咐妹妹，有空带父母去一趟。妹妹撇撇嘴：“你省省吧，妈的脚趾甲全是爸剪的。”

从我记事以来，父母在我们面前，从来连手都没牵过，怎么可能做那么浪漫的事；加上父亲的手掌粗粝，那双手我熟悉，现在每天还握锄头种田，养鸡养鸭，怎么能做剪脚趾甲的细活。

人到中年，总想着用我以为的周到，替父母解决一些生活上的不便。眼前总会浮现，父母弯腰驼背、笨拙修剪脚趾甲的窘迫，指甲增厚变硬、关节僵硬不灵，稍不注意就会剪破皮肉。今年暑期回老家，带父母去剪脚趾甲的执念又跳出了我心头。

下午，在客厅里，我看着母亲不长的脚趾甲，直接说下午带她去剪脚趾甲。“不去不去，脚趾甲又不长，上个月你爸刚帮我剪过。”我表现出很好奇，“老爸会给你剪脚趾甲？”“是呀，我脚趾甲几十年都是他剪的。”“我怎么都没看到？”“剪个脚趾甲，还叫你看？”“爸爸，大老粗，怎么会帮你剪？”“他剪得好的很！”“我不信，你晚上叫他剪剪看。”“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结果没过多久，父亲从外面回来，母亲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转头唤了父亲一声，说：“脚趾甲好像又长了。”父亲看了一眼，从茶几上拿了指甲钳，搬了一张矮凳，稳稳坐在母亲对面。他在母亲脚下面垫了毛巾，一手轻轻握着脚趾，一手捏着一把小指甲钳，极轻极慢地沿着母亲脚趾的指甲边缘走。父亲的手指虽布满老年斑，指腹粗糙干裂，骨节也略显粗大僵硬，力道恰到好处，稳得没有一丝晃动。母亲不说话，脚趾却微微蜷着，连呼吸都匀着。

剪完左脚，他换了个姿势，凑得更近，剪右脚的时候慢了一倍。小脚趾那里指甲嵌得深，他换了指甲钳的斜口，一点一点往外挑。母亲忽然动了动，他马上停手，抬眼看了她一眼。母亲说没事，他才低头继续。

指甲钳发出细碎的“咔嚓”声，那声音忽然把我拽回四十年前。小时候母亲给我剪指甲，也是这样的声音。那时我总是不耐烦，扭来扭去，她就捏着我的手指说，别动，剪到肉会疼的。那时候觉得天经地义，母亲给儿子剪指甲，有什么好说的。如今母亲老了，给她剪指甲的人换成了父亲，而我这个做儿子的，站在旁边只能观望。

父亲剪完了，把毛巾收起来，抖了抖，又拿湿布把地上的碎屑抹干净。母亲摸着脚趾，站起来走了两步，说，舒服多了。父亲“嗯”了一声，把小指甲钳放回去。后来母亲告诉我，父亲给自己剪指甲动作确实快，嚓嚓几下就完事，可给她剪，慢了很多。我问为什么。母亲想了想，说，他怕剪坏我的脚。又说，年轻时有一次他剪得急了，剪破了一点皮，流了血，从那以后，他就再也没快过。几十年了，就为那一次，他记到现在。

剪好脚趾甲，母亲到厨房切了两片西瓜，一片递给我，一片递给父亲。父亲接过去，什么也没说，咬了一大口。我也咬了一口，很甜。看着母亲矫健的步伐、干净的脚趾，那一刻我彻底恍然。我一直以为父母是年迈无力、勉强自理，实则是我从未读懂他们老年相守的真相——母亲的脚趾甲，一辈子由父亲亲手修剪。这是他们相守半生的默契，是外人无从知晓的温情日常。

我终于放下了带父母去剪脚趾甲店的执念。那些我以为的体面与周全，终究抵不过岁月沉淀的温情。

